

# 輝社金禧與虹社鑽禧雜記

梁錦濤 忠社

已是初冬時份，三藩市灣區顯現蕭蕭索索，寒意逼人。每年一次，紅藍兒女們都會在舊唐人街餐館聚首一堂，舉行甚麼甚麼禧之類慶典，當然今年亦不例外，在康年酒樓為1947虹社及1957輝社舉行鑽、金加冕慶典，五、六十年一大聚，盛事也。

金、鑽禧通告已街知巷聞（三藩市同學通訊），十二月一日下午五時，辦事人已在二樓恭候，中國人慣例，六時半後人潮漸現，六時四十分正式開幕，筵開27席。首先由58年級銳社吳宣倫同學介紹貴賓們，其中包括培道及真光

等姊妹學校代表，及林英豪前校長等等，不勞多述。繼由47年虹社老大哥王國顯介紹社史，長話短說。由抗日時代開始，至澳門成立，及1946搬回東山。戰後各散東西，經過風風雨雨，如今又聚首云云！不過今日在坐只剩竹賢七人：計有王國顯、黎鴻年、郭昆河、鍾淑言、譚競德、吳元勳及繆啟泰，不勝稀噓。七時二十分，竹賢們已接受完戴帽之禮。繁文褥節，最好是艷女熱褲，越短越好。帽剛戴完，除即由吳宣倫牧師領禱，開餐，最快樂時刻終於來臨。

席間由周榮超同學宣布兩事：理事選舉及獎學金申請。今年選舉十一人（由十三人選十一人），多年服務之理事們人人洒手擰頭，唔好再選我啦。可是同學們人手一票，操生殺大權，恐怕前任理事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矣！至於獎學金事宜，望同學們子弟在學者，如合資格，及早申請。

加插小節目，由輝社黃開旺代表致送林英豪校長小禮物。今年名符其實「小」，聽說往年大件夾抵食，林校長無所適從云。

已到晚上八時，輝社金禧加冕慶典正式開始。三藩市灣區輝社出席共27人，由鄭國輝同學以詩詞歌賦引領開始……「閑話當年，回首往事依稀……」筆者不材，未能盡錄精采片段。不過我想其中無非是三李一杜（李重光、李太白、李義山及杜子美），重光之悲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太白之豪放「鐘鼓饌玉不足貴」，義山之艷麗「蠟照半籠金翡翠」及子美之瀟灑「痛飲狂歌空度日」等等。國輝兄都盡收門下。（與國輝兄開個玩笑，其實是班門之前又弄斧，見諒，見諒。）

輝社同學們人手一燭（閃閃發光之Hi-Tech電子燭）五光十色，分兩隊徐徐出場，由孫必興社長及何汝顯同學帶領，白恤紅領（直追馬英九團隊之制服），格外引人注目。一時閃光燈如雨後春筍，風頭盡出，亦由林校長一一蓋帽，大典告成。

再由國輝兄致謝詞，詞藻美麗，誠大師級之風範也，其間加插孫必興之清唱「何日君再來」梁果行兄弟之唱歌及功夫表演，不一而足，極盡娛樂之效也。最後輝社同學們在蘇聯軍歌伴奏下，再繞行數週，金禧典禮大功告成。

餘慶節目有2007青年夥子之勁歌金曲，散發著活潑之青春氣息。他們一共22人參加，包括史天慧及李超鵬等等（22人不能盡錄，並多謝李君聰學長之夜半FAX傳來同學名字），希望他們來年再來，以挽救日漸息微之紅藍老軍，則萬幸矣！

最後筆者謹以兩句與紅藍加冕同學們共勉：

兩個空拳握古今，握住了還當放手。  
一條竹杖挑風月，挑到了也要息肩。

Two empty fists may have a grip on history,  
but you have to let go one day.  
A bamboo stick can haul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but you have to let it down one day.

<轉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65期通訊>



# 司儀追述三藩市輝社金禧

鄭國輝

12月1日對輝社同學而言，是意義深長的另一好日子，期待經年的三藩市慶典終於蒞臨。外面寒風料峭，刮面刺骨。華埠康年酒樓，甫及下午四時，輝社同學絡繹而來，雲集樓頭。大多數在香港金禧時，已有兩個星期的聚首，但有多位是闊別多年，藉此三藩市金禧重逢。是日參加慶典的同學有二十六人，僅次於十三年前的1944年級昭社。香港輝社金禧辦得委實太傑出了，不然，會有更多人參加三藩市慶典，可能破昭社四十人的紀錄。除了數位外，各同學都穿上在香港領取到的風衣，純白緞紅領，紅藍邊，襟頭繡上社徽，清一色的制服，確能一新觀者耳目，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創舉，雖然街上天氣奇冷，室內同學們燈前話舊，一股暖氣，溫在心頭，正如清代詞人鄭板橋說：『多年湖海曾為客，都付與風吹夢香，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裡，一種溫情猶昔。』

同學會節目開始了，同學會司儀戚嘉慧、曹婉荷宣佈請鑽禧班1947年級虹社，金禧班1957年級輝社進場。電腦播出英國歌手男中音Roger Whitaker唱的I'll Be Seeing You。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名歌。先是理事79年榮社張智輝的千金，十歲大的小妹妹手持虹社社牌，率領虹社七位學長入場，輝社牌手王曦光高舉社牌，後面是各執社旗一角的黃開旺和應義勇，緊跟著的嫂夫人葉秀瑜推著丈夫翁希傑，然後梁果行、孫必興社長……押後是輝社司儀鄭國輝隨著虹社學長魚貫而行。所經之處，迎來的是夾道的熱烈掌聲。鄭國輝在三藩市同學會服務了二十多年，人面廣，頻頻向在座各社同學打招呼，作為輝社的龍尾是最合適的。男中音的雄渾歌聲，唱出：『I'll be seeing you in all these old familiar places …』喚起了無限溫馨的回憶。五十年的前塵往事，湧上心頭，一幕幕的隨著歌聲的音調和旋律，有歡愉、有哀傷、有驚喜、有悔恨，無論怎樣，今晚同聚一堂的都是半世紀以上的舊交，可見得這時刻的珍貴。虹社七位學長在舞池中心的椅子上坐下，歌聲還未終止，王曦光率領輝社同學繞舞池一周，直至男中音唱完最後一音符，輝社二十六位同學方環繞虹社七位學長背後站著。善社余光源理事率領全體同學唱校歌，真是聲震全堂，響徹雲霄。

輝社金禧被安排在晚飯的尾聲，杯盤狼藉之際。鄭國

輝從同學會司儀曹婉荷手上接過話筒，先唸了金禧頌聯：

「輝煌事業，五十載刻苦經營，念母校劬勞，聊幸今日，立身庶幾無愧。

社友情誼，十二秋同窗共樂，憶覺宮絃唱，閒話當年，回首往事依稀。」

電腦播出輝社同學男中音江達信唱的Hello，在這滿有磁性吸引的穩重沉實歌聲中，同學會工作人員在講台前舞池擺上二十七張椅，輝社同學紛紛步向樓梯口排隊。在這擾攘期間中，在座各同學都沉醉於江達信優美的歌聲，不感覺沉悶。

突然堂後燈光暗下來，舞池燈光全熄，響起Rachmaninoff的鋼琴音樂軍樂前奏曲Prelude in G minor, Militaire。在操兵的旋律中，每一位輝社同學，揮動七彩的熒光棒，放出各不同的款式，在牌手王曦光率領下，漫步進場，龍尾是全部女同學。在黑暗中一條長長火龍蠕動著，煞是好看。突然火龍中分開，第二隊隊長何汝顯率領胡露施、魯德華……各女同學向左面邊緣的席位走去，火龍脫尾，博取各處掌聲，王曦光停步等待何汝顯一隊抵達左端。長短陰陽兩條火龍向舞池源源而來，在講台前兩條龍合併列成「一字長蛇陣」，熒光棒不停地揮動著，令觀者眼花瞭亂，目迷五色。司儀聲如洪鐘：「各位同學，我向你們介紹，這是金禧班1957年級輝社。」於是全堂掌聲雷動。

燈重亮。司儀開始唱名，特別第一個介紹財政翁希傑。他為金禧服務，辛勞素著，聯絡世界各地同學，不遺餘力，不幸在起程前跌傷了，不能成行，今晚在家人協助下，坐輪椅參加慶典，這樣服務精神贏得全體同學肅然起敬。梁果行感激之餘，在台前翻了一大跟斗，在希傑面前停下來和他熱烈握手，跟著介紹了陳巨光、陳國英、梁燕珍、陳少銘、賈士元、朱啟鵬、朱伯衡、何錫正、何汝顯、梁果行、胡露施、廖洪偉、魯德華、孫必興、歐陽壁姿、蔡孟佳、黃開旺、黃笑珍、王曦光、黃佑、羅愛碧、王景昭、應義勇、鄭國輝。從洛杉磯來的吳回，因為要趕飛機，餐未完早離場了。被點名者均揮手向在座各社同學和嘉賓致意。

接下來的梁果行、梁健行昆仲才藝表演可精彩了。健行是果行的幼弟，1966年級皓社同學。他引吭高歌一曲「上



牌手王曦光，旗手黃開旺，應義勇等待出發。



何汝顯率領一眾女同學在行進中

海灘」，功力深厚，唱到「浪花淘盡世間事」很切合我們離校五十年的寫照。果行大演身手，是自創的五形醉拳，一副醉昏昏的扮相，疑假似真，不負「半醒老人」之名（這是他的筆名）。

司儀再執話筒，讀了他對金禧感受速寫一聯：

「展歡容，異地重逢，敢問白髮幾根，青春何許？  
還記起，同袍習唱，莫道前塵似夢，往事如煙。」

且補說五十年前我們同窗共硯的歡樂情景，是寶貴的經歷，難忘的回憶，絕對不能用「前塵似夢，往事如煙」八字輕輕驅走。現在雖是頭髮稀疏，兩鬢斑白，但友誼仍在，這應是不渝無變的。社長孫必興讀金禧詞並用 Aloha Hi 的調子清唱出來，沒有配樂，純用自己的聲線，若缺乏音樂天才是很難的，必興雖患傷風，但仍勝任愉快，大獲在座各同學的欣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是明朝才子楊慎填的詞，後來成了羅貫中作的文學名著三國演義的開場白。不錯！五十年是一段很悠長的歲月。潮生潮落，花謝花開，很多事情都在這期間內發生，人生變幻無常，世事如白雲蒼狗。儘管世界在變動，我們輝社有一永恆因素，就是我們的數學啟蒙老師林英豪校長，輝社的恩師。我們很榮幸，請得他遠道從多倫多駕到，替輝社主持授章典禮；並請馮啟異、戚嘉慧協助配合這儀式。林英豪老師和兩位會長步向舞池中心，配樂是男中音楊洪基主唱的「浪花淘盡英雄」。林老師替輝社同學戴上釘了金禧章的紅藍帽。馮會長給每人掛上胸前的金禧大章，從第一位王景昭至最後一位鄭國輝，「浪花淘盡英雄」連續奏了三次。再加上拍攝團體照片，全部儀式莊嚴肅穆，兼隆重，全場目光凝神注視。

授章儀式告成。林英豪老師向輝社同學致詞，真摯誠懇。重心是自他執教鞭至今天，長達幾乎六十年，和輝社同學特別有緣份，亦師亦友，和其中很多同學有深厚的交誼。輝社人才濟濟，有很多能獨當一面，有大將之才的千里馬。最可貴的，輝社同學對前輩的尊敬，同學間的友愛早已名播遐邇，聲譽四起，他恭祝輝社同學有美好的將來，十年後再回同學會慶祝鑽禧。他本人年已八十七歲十年後情況如何，真是世事茫茫難料矣。無論怎樣，他的心，向輝社祝福。我們聆聽此一席話，良師的呵護和勉

勵，深受感動。

孫必興社長向同學會精簡地介紹輝社和致謝詞。他的演詞可析為三主要部份：（一）輝社人才很平均，除出了一物理諾貝爾得獎人崔琦外，其他學科也有出類拔萃，成就頗高的人才，堪稱一「博」字。（二）輝社團結的原因是基於五十年甚至六十年來的交情，辦事精神全合符清朝中興名將左宗棠的格言：『處事以忠，待人以誠。』辦事抱著一腔熱誠，全力以赴，務求達到最佳的效果。同學間真誠以待，懷赤子之心，絕無城府。他特別多謝三藩市區居功至偉的二位同學：翁希傑主理財政，打了無數長途電話，尤其是和香港金禧籌委會合作，幾經艱難，方能安排柬埔寨旅行；王曦光是網站掌門人，立即播出籌委會動態和計劃，身處邊遠的同學，也能迅速歸隊，所以有雲集香港參加金禧一百一十七人的成績。（三）三藩市輝社金禧不是香港輝社金禧的餘波，而是迭起高潮。他很多謝林英豪老師遠道而來為輝社主持授章儀式。他請黃開旺送紀念品給林老師。開旺踏上講台執話筒，引聖經金句關於愛心，林老師對輝社洋溢著愛。他除了代表三藩市輝社致送紀念品外，更代表香港輝社送上紀念品。（註：三藩市輝社紀念品內有一百美元現款，是梁果行特意送出的）林老師和開旺拍照留念。孫必興社長繼續多謝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分割一段寶貴時間給輝社金禧（註：今年沒有1982年級駿社同學參加慶祝銀禧。同學會特別垂注輝社，給我們一個鐘頭有多做節目。）他請王曦光代表輝社致送禮金給三藩市同學會，由馮啟異會長接收，馮啟異、曦光和必興拍照留念。孫必興繼續多謝協助金禧幾位別社的同學：弘社趙善強學長（控制燈光），毅社陳雲柱學長（製作輝社金禧電影），善社余光源同學（處理配樂），恆社周榮超、朱樂怡同學（管理和分派熒光棒）。

司儀要孫必興留步，為同學們清唱國語曲「何日君再來」。香港王世榮認為此歌應改為「願君常再來」。但我認為保留原歌詞有一好處，我們萬水千山，為金禧重聚於此，畢竟是難得的機緣。必興用純歌喉清唱此曲，因為訓練有素，唱此歌比方纔唱金禧歌，成就處似乎更上一層樓，唱罷餘音繞樑，裊裊不絕。

是壓軸戲大巡遊的時候了。司儀宣佈輝社同學在舞池中心再擺長蛇陣，面對在座各人，左端第一位是牌手王曦光，第二、第三位是旗手黃開旺、應義勇，第四位是梁果行，第五位是孫必興，其他同學可隨便排列。恰巧蔡孟佳排在最右端作押後，翁希傑坐在輪椅上不在龍內。司儀要長龍於音樂升起時在舞池外席位中作繞場一周，然後進入舞池再繞一周，在舞池內翁希傑由夫人葉秀瑜推動方附龍尾，緊跟蔡孟佳之後。司儀發號令：「長龍作『向右看』」。電腦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紅軍進行曲「行軍路上」，音調雄壯悅耳，旋律急速，節奏分明，且夾雜著鼓聲和腳步聲。電腦播出「行軍路上」第一組音符，司儀再發號令：「曦光，起步罷！」，王曦光高舉社牌，漫步鑽入席位間，人叢中。黃開旺、應義勇各執社旗一角，緊跟在後。輝社人龍向左邊席位蠕動，只有翁希傑坐輪椅留在舞池。歌聲逐漸從遠至近，由柔和趨雄壯，各輝社同學昂首而行，所到處，別社的同學和家眷報以歡迎掌聲。我相信輝社同學心潮也隨著軍隊的歌聲起伏翻騰，前進罷！多少歲月已在後面流失了，不知不覺已近古稀之年。前後夾著的都是童年或少年時代的好友，前進罷！正如金禧歌詞最後一句：



參加三藩市輝社金禧同學合照

「願後桑榆，前景亦是長青。」和好友們共渡桑榆美景，是人生樂事也。音樂和行軍歌聲，愈顯雄偉和渾厚，前進罷！人生路也是如此，不要猶豫了。腦海仍縈繞著林英豪老師給輝社的祝福，前進罷！有十年後的鑽禧目標可望，輝社長龍在牌手王曦光率領下已在外圍繞了一周，漫步踏入舞池。司儀再發號令：「請翁希傑參加長龍行列。」嫂夫人葉秀瑜推動輪椅，緊跟著蔡孟佳背後。「行軍路上」再奏一次，輝社人龍在舞池內繞小圈，直至音樂停止方停頓下

來。司儀宣佈輝社金禧正式結束，梁果行執話筒，大聲叫好！

輝社金禧終於結束了，相信此節目令人難以忘懷。我抄了漢朝蘇武「贈別」後半段作本文結束：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

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轉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65期通訊>

## 林英豪老大哥在大埠及二埠

李君聰（誠社）



（林英豪學長很客氣，常對我說不要稱他作林校長，太見外了，只稱作學長或老大哥好了，而林學長的的確確是一位很有資格很有名望——1939年鵬社的老大哥）。

我在香港培正讀初中時，林學長做過我的老師，後來我才知道他和家兄照三，和在三藩市執業律師的中山隆都同鄉王北海學長是鵬社社友，林老大哥曾在香港培正同學會任幹事和義務司庫十多年，在1976年曾外訪，在七個星期內遍訪了全球各地十四個培正同學會。於1974年至1985年出任培正中學校長，退休後在1992年與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一直定居至今。

林校長（Sorry）從1993年起，每年都在三藩市培正同學日期間從多倫多飛來捧場，（從無間斷只有兩年因事未克到來），為這裏的各禧年同學主持銀禧加冕；為鑽禧、金禧、珊瑚禧等同學掛壽牌，我們都銘感心中，感激他的僕僕風塵，不辭勞苦。

林學長在校長期間，曾得香港政府頒與榮譽獎章，又得美國一大學頒授博士銜，實是實至名歸。

林老大哥又常常自多倫多賜稿我們三藩市培正同學通訊，談古道今，講述紅藍各社老社友和培正老師們的實史或逸事，尤令我們感懷不已。

2007年十二月，林學長又來到三藩市為1957年輝社同學主持金禧掛牌儀式，增光之至。繼後在十二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三藩市同學會同學陪同林學長往訪二埠（沙加緬度）培正同學會，前往的有戚嘉慧、田鈞祥、李君聰、麥祥



莊、鄭國輝、余光源夫婦和張春煦老師。

在到訪二埠之前，我們先遊沙加緬度河東岸之樂居鎮（Locke），二埠的輝社黃開旺同學在此與我們會合。黃同學特地安排了二埠名人朱國堡先生到來，為大家在實地講解樂居鎮小華埠的歷史和今時的旅遊地發展等。

樂居鎮創立於1915年，在此居住和工作於附近的基圍修築和果園的多是中山縣人。這裡全盛時期曾有華人居民一千多人，但在美國鐵路和公路等便捷的交通工具取代了水路後，樂居鎮一落千丈，當地老華人逐漸凋零，年輕者出走，小鎮建築破敗，目前仍居住在此的華人只有十多人。

在有心人士的發動下，樂居鎮於1990年成為「國家歷史地標」，又於2003年成立了樂居鎮基金會（朱國堡先生是發起人之一），目的是要推廣來此的旅遊和籌款維修舊建築物，以及建立紀念公園與新博物館等，朱先生在此，帶領大家參觀了周崧學校和古舊的「大來」小博物館等，我們獲益良多。

離開樂居鎮，我們於下午四時抵達二埠（余光源夫婦和張老師因事要返回灣區），先在「澳門街」餐室下午茶，黃開旺同學作東。繼而到了Rice Bowl唐餐館，二埠培正同學會羅根合會長和雷錦濃老大哥在此會合，與林英豪學長及我們灣區的同學歡敘一堂，晚上八時結束此晚飯歡樂之敘，又要殷殷話別了。

我們期待今年十一月的三藩市培正同學日期間，在此再與林英豪學長歡敘一下。

<轉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65期通訊>

# 慶祝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成立40周年春節聯歡晚會

美國加省省會羅根合會長

2008年4月20日是日風和日麗，也是二埠培正同學會40周年紀念大日子，下午五時同學們陸續進場，當日獎品豐富，有雷錦濃學長捐出32吋 LCD 720P HDTV，二埠培正同學會捐出23吋 LCD HDTV以及許多名貴獎品，有獎券出售，每張貳元，獎券銷售成績很好。

6時10分司儀黃開旺宣佈大會開始，首先唱培正校歌，由余光源學長領唱，完畢後張杏超學長致開幕詞，請鄺文熾學長講話，他說1968年以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身份來探訪二埠培正同學，歡叙間談及成立培正同學會，鄺會長極力贊成和支持，於是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順利成立。2008年鄺文熾學長有機會重臨，感覺萬分榮幸。請雷錦濃學長講話，他是二埠培正同學會創辦人之一，對於二埠培正同學會非常關懷和支持。

羅根合介紹二埠培正同學會的近況，本人於2004年被選為會長，也是1954年匡社離校50周年金禧紀念，真是巧合，雙喜臨門（自我安慰），是年香港培正同學會參加加拿大溫哥華全加培正同學日之便來拜訪二埠培正同學會，筵開數席招待香港培正同學們，同時有廣州培正中學校長吳琦一齊來訪問。

2005年得接香港培正同學會付來164期同學通訊30多本分給各同學，而且通訊費用龐大開支，請各同學支持，這次我也盡點綿力，為香港培正同學會籌得450美元通訊費，2005年余光源會長和林英豪校長來二埠探訪朱遜元前會長，2006年我和雷錦濃學長參加第一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得到香港培正中學贈送錦旗和水晶紀念品，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戚嘉慧和澳洲雪梨同學會會長葉喬生來拜訪二埠培正同學會贈送錦旗。

唱校旗歌後，由鄺文熾學長、雷錦濃學長主持二埠培正同學會40周年切生日蛋糕典禮，全體培正同學集合合影，禮成後2008年選舉結果公佈：

會長：羅根合	副會長：胡婉霞
書記：譚淑儀	財政：何偉文
交際：張杏超	理事：雷錦濃、鄧世修、黃開旺

歡迎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五位同學參加：李君聰會長、田鈞祥副會長、余光源前會長、戚嘉慧前會長、劉富強前會長。

廚房出菜，中途抽獎節目開始，有的中獎兩次，中獎得到電視機皆大歡喜，九時散會明年再見，多謝各位光臨。



聯歡會上大合照



鄺文熾學長、雷錦濃學長主持二埠培正同學會40周年切生日蛋糕典禮

## ◎ 新鮮熱辣 ◎

(上接第41頁)

不知道這十多位「新鮮熱辣」加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同學們，對九月底的茶聚作何感想，大概認為雖然要陪兩個美國華僑「老餅」飲茶數小時，總算建立了在De Anza念書的，近三十人的培正同學聯絡網路。對我而言，讓我對現在培正的留學生增加了解。

原來從澳門及香港培正中學畢業，每年都各有十人左右，到灣區的De Anza College或Foothill College留學（幾乎沒有移民，都是外國學生）。現在留美費用昂貴，為了省錢，大部份同學選擇先入社區大學修讀大一和大二，然後才轉讀四年制大學畢業。因社區大學沒有宿舍，故學校安排他們各人獨自住在Host Family，付七八百元一個月租一個睡房。好運氣的，遇到好的Host，離學校近，這是一個非常好，了解美國生活的安排。不幸運的話，則可能有一個「向錢看」的Host，吃不好，睡不妥，每日要花三小時搭

巴士往返學校，還要幫Host Family做家務。這些培正留學生，因為沒有宿舍可住，沒有車，散居於整個南灣，社區大學亦比較難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他們絕大部份，沒有任何親人或世叔伯在灣區，單身一人來此留學，特別是女孩子，搭住於陌生人家裏，勇氣可嘉。而在他們離開培正時，學校亦沒有告訴他們，若有困難，如何找一些培正老大哥幫忙。只是說：「美國很多培正人，你去到便得啦！」

經過巧遇這班2006或2005的禧社及廉社同學的經驗後，我有幾點感想。灣區有很多八十年代後的培正同學，我們要積極地尋找他們，爭取他們參加同學會活動的興趣。同時，相對於三〇年代的學長，一半以上居住於三藩市，八〇年代以後的同學，只有百份之十左右在三藩市，一半以上住在南灣。二十一世紀畢業的，更是百份之一百在南灣生活。三藩市培正同學需要「與時俱進」（嘻嘻！要借用董伯伯的話。），才可以薪火相傳。

<轉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65期通訊>